



李泰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洗兵馬公自述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

命在破竹中祗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

汗血馬回紇餒肉蒲萄宮已言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

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悲壯及成王功大心轉

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

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

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

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攀龍附

鳳勢莫當天。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

身強事外句外常有餘力。關中既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

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壽

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

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

休歌紫芝曲。詞人解撰河清頌。每有田家望上惜雨乾。布穀

處上催春種。淇上徒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

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此詩對律甚嚴而春容醜藉○趙

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下園旦唐

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愛弼曰夜報本作女奏荆公

定夜報珠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晉初預傳今女成已

振響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矣希曰河廣

河北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慶和

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之未下慶弼曰自陳

趙曰汗血馬出大宛國說曰張耳傳知以肉餒虎何益慶弼

曰時回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

前漢匈奴傳元帝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

安志有東西蒲萄園說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順下

風騰行進而問道要弼曰海謂山東崆峒謂河北崆峒山在西

仙仗謂玄宗儀仗詩意謂雖喜肅宗已清海岳而常思玄宗

避賊幸蜀之際也鮑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淑為元帥後封

楚王又徙封成王愛弼曰郭相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

王恩禮也時子儀為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恩禮為

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恩禮為

後軍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詔以兵赴靈武彥輔曰曹孟德詩

見秋風起思吳中尊萊羹鱸魚膾命駕東歸趙曰曹孟德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夢弼曰謝希逸宣

貴妃誅收華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

禁魯曰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

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趙曰文王為世子

雞切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夢弼曰
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
晏注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乘之為名也陳后山曰文選
王元長曲水詩序儲后嘗在好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
齒胷生龍樓漢太子門名也宋曰子孫龍樓附鳳翼夢弼
曰京師既平以蕭華留守故宅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參
謀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蕭何東坡志林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
謂張鎬也蕭嵩為之云用之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叟尔
夢弼曰張鎬儀狀壞偉性簡重好王霸大畧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為
館罷鎬遂為相蔡寬夫詩誌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
九尺鬚眉蒼散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說者以為
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畧然當為相收復兩京時不
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飲以范陽婦順為偽知許叔冀
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
弼曰青袍白馬更何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今周喜再
昌謂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傳大同中
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至潯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
教以應織度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賴延年歌巨

此詩皇整天作主月堯來賓日際奉上帝王世紀西王母
山之德來獻白環珠曰立希範書白環西獻括矢東來禮
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若不為非則銀鑿出四皓紫芝歌注見
前歐陽公曰宋文帝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希龜照休
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二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
井水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改
有田家望上惜雨乾之句宋曰布穀乃鴻鳩催耕之鳥也晁
曰時思明餘黨未珍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棋上律兒之
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上章言室家之
望女也詩婦嘆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陳
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靡而乘以大
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欵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先生嘗手寫此詩改抵殘作惟殘崆峒作空同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會九節度
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

詩至是年三月鄴城師潰
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也

北庭送壯士獵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

白馬元帥待彫戈有風莫守鄴城下新鯨遼海波慶初曰北

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如龍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

為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識元帥謂廣平王

淑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也謂曰古鼎銘云

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

謂鄴城可緩而當以討吐蕃為息也謂曰吐蕃自至德初陷

威我神威等軍石堡石公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

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

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鶴曰按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

中至此以經三年

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第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

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慶初曰數金謂

數也數所具切詩總

角中号注聚兩髦也

獨立鶴曰時公還回

於華州賦此

擊外一鷲鳥河間雙白鷗飄飄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

多濕蛛絲仍未收此必有出人受禍而羅織仍

未已者如太白鄭震輩人

天機近人事

獨立萬端憂

所思公自述得台州鄭司尹消息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已踈

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斲龍泉詩曰公嘗贈慶

業時乞酒錢乞音氣慶彌曰晉張華傳吳末成時斗牛之

間嘗有紫氣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觀問

其是何祥也煥曰宝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在何郡煥

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

石函中有双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今公取以爲慶

也按台州屬吳乃牛斗之分野也斷殊玉切攝也

不見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自開元中與白同游齊究間至乾元初白流夜郎故有此作

不見李生父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

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鶴曰箕子被髮

以來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

殺之証也修可曰范待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

彰明大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

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蕪鄉後廢為僧房號隴西院

蓋以太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房江郡

之匡房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房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

可攬結吾將此地鑿雲霧又望房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

之心益閑且諸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衙經云李白

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房山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

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下築於此吾將老焉

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掃猶不忍去乃指房山曰與君

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鑿之又白送姪嵩遊房山亭

亦未必不是元和丁酉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按唐志新安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

有二鄉王深父云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

緒於鄴師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

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吏以

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徒調諸郡兵益

急難次丁盡行秦之調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

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

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

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

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

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

牧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
父兄近故壘近故壘卒依舊京此言子儀退軍修備也就就言就
賊之糧近故壘而巳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
詔留守東都鄭曰僕射郭子儀也趙德二載子儀授
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
功賞著於僕射時
言者不後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郟州宜祿縣即漢魏縣地
昔北狄侵太王于此築城壕以禦之因名石
壕下園曰石壕陝東成也
其地在新安西即石壕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
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
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

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
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叉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
獨與老翁別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
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
都虞候張濟曰蒲陝荐飢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濟投所
部兵築南北
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乘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
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
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
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

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婦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
其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
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變類人事多錯迕與君求相望
詳至縵上凡七轉微顯條達○宋曰詩為與女羅施于松栢
毛傳為寄生也羅兔絲松蘿也陸錢草木疏兔絲連草上生
其色黃赤今藥中兔絲子是也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古
詩云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猶曰今公詩意謂兔絲當附
松栢而乃附蓬萊為不得其所矣宋曰蘇武詩結髮為夫妻
恩愛兩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突孔無暖席又淮南子云
墨子無暖席希曰守邊赴河陽詳見前詩夢弼曰璋姑之
夫也婦人嫁三月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禮既明白然後
稱姑璋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
姑璋呂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善事新姑璋此姑璋字所出
也夢符曰前漢廣川王夫為幸姬陶望如作歌曰肯尊草標
以忽頽注尊章言舅姑也宋曰生文有所希蓋婦人謂翁曰
婦也夢弼曰孫武兵書置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生驅陷死
地宋曰北山移文蒼黃反覆蒼舒曰璞李陵與單于戰陵曰

士少衰而數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
東曰盜妻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
矣懼子將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光錯注注錯雜交迕也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
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胃長
揖別上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
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
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
蓬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
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曰長安地有杏園士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為帝士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清於新城也鶴曰士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士門元縣舊屬宜州後廢宜又改為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濟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出士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士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士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之詳

無家別

夜冥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經歷多矣無如此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

本州役內顧無

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此亦無復餘恨

此其流鬼神者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

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慶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始

敗謂當時鄴城之師潰也慶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言戍卒歸來雜間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

謂天室十四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乾元二年是為五年矣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

無雷無乃號今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

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

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

窮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

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日出良正東北也中街黃道

師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

今思古也

夏夜歡歎

求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飄吹我裳昊天出

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

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

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刀斗喧聲連萬方青紫

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煩促機

激烈思時康深曰漢李廣傳注刀斗以銅作譙受一斗畫炒

載四月郭子儀軍屯瀋西與安守忠戰敗後府庫無積蓄朝

廷專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

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焉魯曰張茂先詩煩促每

有餘陶潛誄簡棄煩促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屬關輔飢棄官

年秋七月棄官去秦州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元

秦州以後所作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

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短語何事拘形役公四十八

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深曰陶淵明歸

去來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崦在赤谷之西昔曹操與劉備戰

下此谷川水為之丹因號曰赤谷公棄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庵人家因有此作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迴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

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深曰晉陶淵明

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兒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曠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醉去既出迷

不復得路

昔遊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良

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

軻在遠壑良覲違夙願含悽向寥廓林昏龍幽磬竟夜伏石

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嚮虛駛歸徑行已昨豈

青鞋眠悵望金七藥東家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

於今獨蕭索胡為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

前諾雖悲髮髮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

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遂沐浴其由是

解又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為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推動喬曰大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

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端

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王

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

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高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

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

深曰良峯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

真良覲駛疾也爽士切又疏吏切抵足病也張尼切在子

德東家幸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謂董京威即衡陽董鍊師也。行今常宿白社之中。乞市肆得碎繒結以自覆焉。漢武帝曰：吾得如黃帝棄妻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真忽切密也。一作髮變。壺詩：異髮如雲。謝元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髮不變。希曰：庐山在九江。霍山在衡陽。爾雅：霍山為南岳。又云：衡山一名霍。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閑中冷語無不可感合此豈初意與題事哉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冠，牽蘿補茅屋。似悲似訴自言自誓於時慷慨脩潔如論所不能及。摘花不挿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

夜台花

竹字之矜到而不艱。棘畫不豈盡。○珠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夢。石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關中即長安，謂經祿山之亂也。珠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定功曰：本草云：合歡即夜合也。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竟曰：周處風上記云：合昏，檉也。孝祥曰：陸倕刻漏銘曰：合昏暮捲，真茨朝開。趙曰：崔豹古今注：死者為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正鳥。珠曰：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掬。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公自注：愛時坐汗賊，賊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失路。便不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履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

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
所成乾坤莽迴互師曰天台山在海經云岷山南江所出峽
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公時在秦故言天台
傷三如也夢弼曰置子斜切免咎也希曰鮑照詩昔如講上
驚今如也原九歌有山鬼夢弼曰瘗音覆大蛇也山海經夔
蛇色如緞文大者百餘片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魘
魅才名四十年今其漕豈非為才名所誤乎宋曰拙阮晉
拙康阮籍也拙康書云阮嗣宗為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為
離夢弼曰海隅微小吏蓋台州在海之隅司戶乃小吏矣師
曰黃帽乃竹篲冠也珠曰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
白應束帶見之潸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之事鄉里
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蓋慶為人放蕩性頗
嗜酒按公集有贈慶醉時歌云
得錢即相負沽酒不復疑是也

遣興五首

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拙康不

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

久為枯林十字反覆可念足達前意○夢弼曰晉愍帝曰德

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為慮耳因請東欲助

母立儉帝遂害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

龍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

將軍宜在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

時策終竟畏羅呂林茂烏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

表焉得取宋曰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請不能屈乃請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既
公笑曰鴛鴦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龜鼈穴於深淵之
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
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良苦居

賦而不自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既公曰世人皆遺之
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
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
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
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其山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

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明集有責子詩

云白髮被兩鬢肌骨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

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

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

哉趙曰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詆陶也陶集中

如楚辭詩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祇飲酒詩願淵故為仁長

飢至于老繼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豈不謂之亦枯槁乎

山谷曰觀顏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

謂淵明諾了肯不肯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

異詩蓋子美嘗困於三川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

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

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凄凉字季真越州人

性曠爽善談說陸家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

吝生矣開示間迂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

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晚節亦誕放自號四明狂客

為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君館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

相既出宅為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游曰世說劉真長見王

祥曰語林真長云丞相向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垂也深曰晉

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知在府日又比當相

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

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袒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七凌鮑謝清江空

舊魚春雨餘甘蔗春兩餘其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唐書舊

史孟浩然張九齡署為從事與之唱和不願達而卒按賦詩何

必多往聖竹竿釣果頭搥頭歸王主源為浩然詩集序曰雅

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

雲而悲吒耳趙曰南史范曄在獄中為士題扇曰即長夜之

也正如吟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頗戀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

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要弼曰漢志天

莫如馬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章維六龍於扶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溼

涿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易坤卦牝馬地

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皇有

秦州雜詩二十首

要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

不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只竹及

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要弼曰

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百文望秦川長安如帶陳曰秦

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即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既曰水經注

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錄云隴州地

名魚龍出石魚極也或石得之多歐陽之形鱗鱗者身如
播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寒久七疑為石
遂雷形迹耶希曰爾雅釋鳥鼠同穴山在龍西首陽縣鄭曰
禹貢注鳥鼠共為堆雅釋鳥鼠同穴而處夢弼曰西征問烽火謂吐
番之亂也深曰
別賦心折骨驚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吾鮮山門古丹青野致空月明垂

兼露雲逐度溪風可言雲逐風不可言風逐雲清渭無情極

愁時獨向東城北寺一作山北寺傳是作勝跡先生定城

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囂五高切慶弼曰後漢志隴西郡首
陽山渭水所出趙使曰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

州圍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失

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隗曰秦州都督

同谷三郡故云嶺同谷圖謂圖志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被于
流沙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志嶺分界碑即經莫離那

又至隗囂劉驛變驛之類其名非一迹贊普牙帳曰

馬橋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守義與離題同正文作蹄非

也愛符曰按南史裴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

所出子野曰漢韻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慶注云白題胡

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塗聖其額也深曰洮州為臨洮郡

亦屬臨右臨洮人勇勁可格守禦如通鑑載大晉間李

抱玉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晟將

千人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殷字切近悲壯也風

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真賦鼓萬方聲一槩吾

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

龍種仍殘老驪驕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補曰漢書張騫

子

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焉遂得馬孫馬名曰天馬左
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驢驢馬唐人語以公為驢今公蓋言也
餘驢驢而不為用也驢曰秦州有馬所生此驢公或指此而賦也
圖云驢西神馬山有象乃驢馬所生此驢公或指此而賦也
平王曰或云真龍種公自謂也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志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

骸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來成恨解鄴城圍恨復以我解圍

號渤海郡去海為近滄台曰按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謀

振武軍趙曰此言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深曰鄴城時為

史思明所據

莽也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幸不夜月臨關

屬國歸何晚樓閣斬未還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全首可

日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杜詩而為之名也鄴

氏聞見錄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城地王詔經畧西邊觀至

武使匈奴拜為典屬國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使

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殺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為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北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無紫要

只走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謂不得東征健兒盡羌

管暮吹哀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漢書張騫使西域窮河源漢書張騫使西域窮河源

處見女織於空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

不肯與乃以李廣利伐宛遂出其馬殊曰時安史之亂出

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寶十四載冬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

從鬼時祿山反兵籍少詳也

今日明日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疊多

幽事喧呼閱使星此語可媿當路者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

後漢李郃善河圖風星和帝遣使者徵服車行觀
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師指星
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晉天文志流星也

雲氣接崑崙岑
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煙火軍

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高萬勿渭水河源見前詩註岑師箬反

蕭蕭古塞冷漠北秋雲低黃鶴翅垂雨蒼鷹飢啄泥
薊門誰

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鞞
所據誰自北言水復者誰也或曰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

自北門行云暮騎也廣武分兵數明方長無報明主身死為

國虜征西指當時討生蕃也漢岑彭為征西將軍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
妙在清渠一邑傳

所在皆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鍾邊
此泉也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鍾邊倪仰恣身世溪風為颯然

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界無山有水一派北流入長道縣界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

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夫桃花
一樣事寫得流

州枕上繁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孫佐先下築東柯谷集

中有佐還東柯谷詩及有西枝村宿贊公上室詩天水圖經

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工部姪佐章堂在東柯谷

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夢弼曰未句借用桃源事或引二月

桃花水誤矣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父不見福地語真傳
近接西

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十九泉此名十九頭意名佛

皆望見知此下有并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并趙曰易并水
勿幕注并口曰水勿幕則勿無幕也
守匈奴奴覽曰漢飛將軍魯曰
高祖築壇拜韓信為大將軍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曉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
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駕行舊鵝鷄在一枝趙曰唐堯真謂肅

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讜不聞公微言以詆諷也陳情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畧云會稽山有石穴
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禹藏書之所故謂
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池百頃周四十九步東西二門
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鵝行指當日
同在禁省之輦莊子鵝鷄集林不過一技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中書似孤城隱霧深
葉稀風更落山砲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不必有

任爾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甚似
雙關伴月落邊城牛女年上度何曾風浪生句意渾渾

齊書記桂陽成武下有山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
山悉還官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嘗詣牽牛

東樓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角凌
風迴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魏曰流沙在西

君之城趙曰征西泛言西行之人也時遣使
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

慶弼曰按天水圍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
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梁
上下千餘尺山下水澗積可陸又玉堂閣諸陸
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窓可以來風

遊人如市也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何不自是

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脫百里見纖毫夢瑤

香小鳥騰蜀人謂之射香鸚或云鹿也石竹嶺竹花也借舍

多種之鶴曰按亦詩鸚鵡賦命真人於隴抵又按公孫州詩

電下有隴俗輕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石所產也金桃色如

杏七八月熟定公曰尔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書乱于何詩詩

謂焉

秋日阮隱居致蕪三十束補曰阮隱

隱者柴門内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蕪不待致書求束比青

芻色圓齊玉筋頭寒年關雨冷味暖併無憂本傳云隱居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後樹上懸舉家聞若效為寄小如拳預晒愁

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此等甚無取者

未嘗選未嘗遺也。趙曰晉傳玄鷹賦狀如愁胡獲

齋謾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以山後為詞何耶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

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

見斗牛間市有紫氣煥曰室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

豐城令掘縣獄基得双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二誅失劍所

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

銅餅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

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八句意正負。慶鶴曰風俗通

寓目

一縣葡萄熟秋山首霜多二物皆遠致今溢於中國寓關雲

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蓬暮眼

衰亂飽經過宋曰西域人好飲葡萄酒馬食首霜二師代宛

原嶽皇山谷今處上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烽燧理曰

即事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

公主自回紇歸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勉

羣凶猶索戰迴首意多

羣凶猶索戰迴首意多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

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僕未毀會傍衆人飛

促織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

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結得洒落更自可悲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

慢小帶兩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兼葭

摧折不自守便具秋風吹若何暫時花帶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業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青真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斬輝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墜霜根結在茲

日暮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戈唐可曰漢桓帝時涼州童謡云

上鳥尾畢通后山曰訛以言驚也夢齋曰毛萇詩傳訛動也

夕烽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

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幾千門立馬看唐鎮戍烽候所

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告急上遣李福等將監牧兵赴潼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清商欲盡奏笛外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上飛

擣衣

亦知成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此說唐極力仿

月夜憶舍弟在河南齊許二州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使人愁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

官贖罪。詔長流。夜即會赦。還尋陽。復

事下教。尋陽郡。今江州。為江南道。

已吞聲。生別常惻。使其死即當不復哭矣。乃江南瘴

鴆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

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閨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

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偶然實境水深波浪闊。無使蛟

龍得。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以為可與神遊。以極之長。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莫與

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

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無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

采此真李太白傳神詩也。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起語。三夜頻夢君。情親見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起語。三夜頻夢君。情親見

君意人情屬語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

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夢中實主冠蓋滿京華斯

人獨顛顛語出情孰云網恢七將老身及累千秋萬歲名寂

寞身後事結極慘情至語塞。長篇中不甚切實有又別

賦七陳而不滿晉張餘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鴻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

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

疆不常全安得燕頰將三軍同晏眠修可曰莊子在上下為

曰江淹恨賦蔓草葉骨拱木飲魂夢曰史記燕頰者趙

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廡

軍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

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鶴曰按唐志羈縻州內

山谷間洙曰降虜東擊胡謂當時曰乾助順復京師遂

叔東都漢書匈奴傳注穹廡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廡

謂曰特西京雜記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

豐年孰云遲井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未黍已映道春苗九

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忽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

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

句而因以丹衡門之士也洙曰劉仙傳鹿皮翁留川人少為

府小吏幾巧舉手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

君請木工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其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四句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謂魑魅喜人耐其寂寞。冥乃魑魅之土。不如魑魅亦多矣。觀上憎字便見作者之意。痛快。應共究魂語。投詩贈汨羅。希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楚原自沉汨羅而死。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六月朔日海棠軒主人選閱談本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秦州見勅目

勅目

作勅

辭

三環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

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

乾元二年秋秦州作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陞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長。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栖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慙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祗無補。囚梁亦固高。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摠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

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栖

鳳朝回歎聚螢傷舊日讀喚人看腰裏不嫁惜娉婷合謂異

知其恨詩未易讀初看失之振劔知埋獄提刀見發矧侏儒

應共飽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

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垠忠臣辭憤激烈士涕

飄零上將盃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振青萍隴

俗輕鸚鵡原情類鵲鴿秋風動關塞高卧想儀形殊曰嵇康

倒雀疎(夢)曰諸生公自謂也文章開突與言其文章深遂

也突烏甲切荀子突與之內突字正作突爾雅室西南隅謂

之與東南隅謂之突釋文奇要深曰劉孝無絕交論莫肯貴

其半菽罕有落其毛(趙)曰半菽字祖出項羽傳成凱人貧

中食半菽深曰揚雄傳王莽誅魏豐連及楊雄時雄校書天

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推恐不勝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長

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還蜀梁孝王怒鄒陽

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曰還蜀囚梁

公自喻也時謫為華州司功(夢)符曰漢書三統謂天統地統

人統為夏商周之三王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魏)曰漢書注引

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深)曰漢書注引

用雜種類不一也高帝紀也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警備

居高屋之上建甍水也建居偃切(盧)經勿(夢)曰長安志

景景望雲亭皆在西內(深)曰官臣謂(夢)曰周官為柱下史(趙)

柱內謂(夢)受監察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在周官忝趨栖鳳公自

曰點染為文字也零丁介獨之貌(夢)曰官忝趨栖鳳公自

有紫氣補雷煥為豐城令(深)曰(夢)曰(夢)曰(夢)曰(夢)曰(夢)曰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深)曰(夢)曰(夢)曰(夢)曰(夢)曰

今特詔公車俸祿薄朝給侏儒曰(夢)曰(夢)曰(夢)曰(夢)曰

頭百上知朔冬端召問朝何恐侏儒為朔對曰(夢)曰(夢)曰

余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侏儒欲死臣朔既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稍七得進用焉(深)曰(夢)曰(夢)曰(夢)曰(夢)曰(夢)曰(夢)曰

夫欲何故至此屈原曰後漢志能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
糟而發其醜曰後漢志能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
云旅泊窮清渭長今望濁江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采曰
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馳告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
功於鍾鼎也爾雅曰四時謂謂之玉燭青萍各也補衡
鶴賦命虞人於麓抵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則
曰鄭氏詩箋云脊鴉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
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薛甲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

十韻公自注時患瘡病寔爾曰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刺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

可見詞客未能忘物情性也見棄惟詞海內知名士雲端各

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閑飛動篇終接混茫子

自道可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

傷不足可見然少露上言富駱盧王諸侯非棄擲半刺已

辨翔詩好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走客子鬪身強語

羈旅推賢聖沈綿抵咎殃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

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覩雙鮮粧何大龍鍾極于

今出處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龐公至死

藏心微傍魚鳥即小心也肉瘦怯豺狼隴草蕭蕭七白兆雲片

片黃彭門劔閣外號略鼎湖傍荆玉簪頭冷巴笺染翰光鳥

麻蒸續曬丹橘露應嘗豈異神仙宅俱兼山水鄉竹齋燒藥

竈花嶼讀書床更得清新否遙知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

本歸唐濟世宜公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

會待扶氛靜論文暫裏糧夢弼曰晉江淹嘗夢還人筆後為

仁有秋興賦沈約謂沈約鮑照也趙曰沈全期祭文思含飛

動才冠卿雲夢弼曰富嘉謩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

伯深曰刺史古之諸侯也吏亮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

音頌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一居江水尚羈旅也夢弼曰

碎瘡鬼必侯於幽隙之地不爾即盡易容貌趙與音賓退錄

云世人瘡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間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

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瘡功臣

下柱于美詩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

重霜徒然潛隙地有醜髮鮮批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

矣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

葉搖拽不能自禁特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參居峴山之南未

返魯曰絳東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夢弼曰龍草洮雲

公言其客居之景物也彭門朝閣俱在蜀左傳西盡龍畧即

號州而號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之地也

曰荆王出號巴戩蜀戩也慶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

蒸九曝熬搗充餌注胡麻烏者良今言為麻州獨亦當九

州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今云

會年改漢或用此師曰號本晉也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後此畧

喻適意而太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傳必

絕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来深殿青雲滿後塵乞

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

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

善無鄰十字可誦善無鄰最切當處事禰衡俊謀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

惹茲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

麒麟此用夫子事注亦未奇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他音

之意梁獄上書衣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

起暮江濱莫怪息波隔乘槎與問津誅曰賀知章號四明狂

趙曰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盞殿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力士扶以登舟慶弼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今云獸

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武后遊龍門詔從臣

賦詩東方蚪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

奪袍以賜殊曰白為高力士所戀自不知不為親近所容懇求

還山帝賜金放還慶弼曰按公權行筆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太白集有泗水園醉歌汴州即梁園故地

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深曰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上疏薦

之曰處士禰衡年二十四英才卓犖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

珠大貝此以前白之過禰未王莽反謂白為參屬與謀也希

曰大吏始安臨賀特陽揭陽為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未

王舜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寔也深曰賈道為長

沙王傳不得志有鴉飛入誼舍自傷以為壽不能長乃為賦

以自黃趙曰孔子見麟而泣曰此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在

不設醴酒而辭行鄒陽見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騶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貶岳州司

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宿事貶巴州刺史公

堂為左拾遺兩省相呼為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遠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油然開關乾
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
憂捧御筵討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
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晉畫角吹秦晉徒頭
俯澗瀼小儒輕董卓有識笑符堅其用事如此浪作禽填海那將
血射天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大白巔
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靈
奉引佳氣拂周旋插模老成龍虎閑金甲麒麟受
王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仙洛事不花動朱樓雪城疑
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談瀟漢吳朝悲風急朝王霽景鮮

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錢內藥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

拜手出入最隨有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纏齊兼秉燭書

狂滿懷繞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

秉鈞方咫尺鍛翻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

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謙未達鄉

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

蓮此紅翠在新舊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眾人傳具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鵲不空

拳高言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泉且將棊奕日應用酒為年

之道可念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

田此履字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小終

焉三見鳥字隴外翻投迹漁陽復控弦笑為妻子累其與歲

時遷親政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迤邐多

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伯語如此

○趙曰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特上有飛鳥之道耳

珠曰漢賈誼洛陽人事文帝然為長沙王太傅嚴子陵變

各姓波羊裘釣澤中光武傲之因共偃卧子陵以足加帝腹

上太史奏客星犯御座除為諫議不屈後人名其約處為嚴

陵願夢弼曰慮昨趨行殿公自叙獨齋宗於行在也趙曰無

復雲臺仗言當時行宮草創不復嚴整法仗也便信哀江南

賦猶有雲臺之仗珠曰漢郵食其馮試下齊七十餘城莊子

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慶弼曰蒼茫城七十

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劍指蜀之劍閣言玄

宗幸蜀流落有三千里之遠秦晉之間皆吹盡角言關中

用兵也潤澤之水隱映朝星言東都為賊所陷也前漢志昂

為流頭胡星也珠曰漢董卓傳卓獲女西秦無道忍性潘清

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為寃禽名曰精衛

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尚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

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修得之為華囊或血仰

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不知量也晏曰左傳

曹劌曰夫我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慶弼曰陳倉大

又更名陳倉縣七有寶雞山按列異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振

也得名物以獻諸公道逢二童子董子曰此名為媪二童子

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

其雉又化為石置之所謂之間至文公為立祠名陳實祠又

按志鳳翔之郁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宿雪故名每

也燕危陽也時祿山反於范陽陷河比諸郡漢書死如亂

麻晉社預傳今兵威已振勢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

周中記閔內八水王師下八川謂長安收復矣趙曰時公為

左拾遺扈從還京深曰光武紀望氣者見春陵郭音曰氣佳

七

我嘗曰葱匕夏弼曰戰儀云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
既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
為青衣童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蔡漢米謂梁漢所貢賦之
米水衡掌山澤之賦謝承後漢書章帝分梁漢諸米給民又
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從民起第宅注云水衡
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魯曰內藥宮花也深曰顏延年詩為
臥內頰首伏青蒲上以諫注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時公任
拾遺故云前漢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于齊魯注曰
詩成是具錦箋云喻諫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
來色以成錦文趙曰鵲鷹屬也謂兩閣老如浦鵲言如霜
鵲以不空拳則鵲有碎首之防矣深曰晉職官志州置別駕
治中從事趙曰治讀作平聲深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與
順故安排安功曰郭景純詩榛園有散吏注莊子常為漆園
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為相謂使者亟去無所我故曰
後史虞弼曰時史思明復作亂於燕陽乃前州也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我嵩陽客三違穎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

山陰公漉酒巾群兒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
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
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
篇吟可老一字實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
夕盡力繁食晨踈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
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
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
龍秘騎行白鹿馴耕畝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
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覲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
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

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闕將辰大軍多處所

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迴首望

松筠鶴曰嵩陽頴水皆在河南謝靈運好登陟常著木

高巾鹿酒畢還復着之黃曰此物指鹿也慶弼曰歷下關西

公言昔與鹿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

一布被而共之涿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

勞孟子嬉戲於是為姐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

矣虞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涿曰

拜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遠也至期母必倚門望

之包必至矣東廣徵補亡南陵詩馨爾夕瞻紫爾晨食造微

洛陽四時給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慶弼曰此俞肅宗重

建七廟也涿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亦不

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周真義入龍焉山見羨門子乘白

鹿而行揚子谷口鄭子真耕于西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

結草為庵于河濱讀老子帝駕往諸之晉葛洪有肘後方數

卷通曰四鎮皆置官場收賦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此

前出塞九首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

威威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

上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息吞聲行負戈州交河在伊州

西百里何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各之圖曰漢書實子後漢書

榮亡命山林願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其後世兵制

此格起於謝靈運盧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勳心許楚老惜

此格起於謝靈運盧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勳心許楚老惜
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州勳心許楚老惜
孤飯香聞錦帶奏縮地兼暖腹誰飲致孟魁如此之類多矣
爾芳鮮劔竟何及無墳徒白傷李太白亦特有此格毛遂不
墮井曾參宰殺人虛言誤
公子殺野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

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
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威威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

上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息吞聲行負戈州交河在伊州

西百里何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各之圖曰漢書實子後漢書

榮亡命山林願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其後世兵制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如親歷其苦。在行孤往之志

勞之除其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纜頭手中挑青

絲提下萬仞岡俯身試拳旗賦至此極。深曰梁簡文帝乘

馬又先轉青絲鞵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又曰馬詩青絲鞵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已父而德士

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秦記曰三

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騰頭流水鳴聲幽咽迢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畫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

既有長遠成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更怒噴即不受

之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日

徒字如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是也水程是直送附方四極首言

星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眼前

幾時樹功勳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

挽弓當挽疆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諸語

諸語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此

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人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已去漢

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作者緩。日

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叔山軍在理

雨靈士卒隨指者十二三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虜其名

第一手決字便

已到是境

清中有字

徒字如高祖以亭長

送徒驪山是也

水程是直送附方四極首言

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

用諸語

作者緩

陸績送軍身
三功有品

王歸繫頸授轅門十載不死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鏢鄒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涼而
抱缺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缺楚王命鏢鑄為奴鄒
王問羣臣對曰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劍在匣中常悲鳴楚
二之晉鄭開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大
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感流血千里修可曰
名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注
官棘門注云次車以為滿則仰車以其表門設車數唐曰漢紀注
後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乃併與
忠之意得之中原有闢爭况在狄與戎謂爭丈夫四方志安
不可少者

後出塞五首

見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立召募者
刺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
戚擁道周班白居上列酒斟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
鈞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梓周祗乞於鄒陽召募蓋召謂
自隱度而應募為召募也趙曰詩生于道周周曲也修可
曰吳王閻問命國中作金鈞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貪王之
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統金遂成二鈞獻而求賞王曰為鈞
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鈞者曰吾之作鈞也殺二子統成
二鈞於是向鈞而呼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彼之神也
聳絕於口兩鈞俱飛著父之背王大驚曰寡人誠
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後飲一
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即曹子平沙列萬幕部伍各
健鬼媿負橫槊間意費說不能盡也
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茄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

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此詩之妙可○慶弼曰東門洛都之

也風蕭上詩蕭上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謹也荆柯歌

之人至日暮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客漢胡仔曰後出塞詩

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拍中承觀宴時士侍云漢朝

韻選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為嫖姚校尉又按荀

悅漢紀作嫖字云今讀者為颯颯不當其義余謂子美以

平声用此兩字蓋取服虔音耳王荆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

霍嫖姚亦承襲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此義亦人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

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

擊大荒日收胡馬羣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竿雲帆轉

海糧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與臺驅主將位益崇

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希曰兩番謂吐番與奚

日左大中詩南隣擊鍾磬北里吹笙等左傳皂臣與上臣諫

諫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師曰主將謂祿山也祿山兵還玄宗

御承天門率百官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鮮事躍

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

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馬至退軍人○日

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政多

門祿曰時祿山自幽州起兵隔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

歸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際而行下公顯也東坡志林詳味此

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

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示姪佐

公自注佐章堂在東柯谷鶴曰按世系表佐是襄陽房殿中侍御史常之子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

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師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

月風落餘曰晉阮咸字仲容任建不狗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

佐還山後寄三首

鶴曰還山謂歸東柯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

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踈嬾叔須汝故相携鶴曰樵康絕交書性復踈嬾

白露黃梁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頰竟寄來遲味豈同

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慢坡歲稔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

林帶女羅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陳曰分引自

而落慢變言也中青翠如慢也

宿贊公房

不自注贊京師大雲寺主請此安置師曰贊公與房瑄遊從瑄既得罪贊公亦被謫

於秦州也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

遠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遣懷

愁眼看霜露塞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

陰直寫景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鷗寫常

秋曰老社寄身於兵戈騷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灑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阮飲詩云步

隨春風村打自花柳遺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塞城菊自死
第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
山未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壙猶竹色虛閣日松声
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子能累無情之物也

發哇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吹汝寒綠露泥
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昨悲君白玉盤

除架公自注瓜架也

東新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青蔓除秋蟲聲
不去暮雀意何如寒事今牢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陽曰西枝村在秦近

郭有巖竇之勝於漆之利贊常稱之公自華至秦意欲居之故尋置草堂也焉

山氣晴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細字一字皆可笑曲折方

澗費公湯休徒好靜心迹素昨狂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

共携手恣意同遠步攔蘿溢先登陟嶮眩反顧要求陽岡暖

苦陟陰嶺洹惆悵老大藤真細字相似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

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殊曰趙景真書陟

袁弼曰湯休乃僧惠休也姓陽能詩故公以此贊公也贊掌

以詩約公為隣居或稱岩中之景公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

外故云霞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自然語士室延白光松門耿踈影

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
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迫數竒謫閑塞道

黃存其穎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尋幽尋豈一路遠色有諸
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廣明曰大節指贊公也京國舊
謂是京師上刹禪宿也晉許詢
嘗與道人支道遊山公曰漢書李廣奇節古以為命隻不
耦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因此詩注仍舊音故
之辨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北
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
谷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嘗期塞雨乾宿昔齒疾
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荆具本名徑路通林立與子
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高岡踈散連莫莽山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見
海眼天畔紫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
姿可時觀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盡
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明
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
一食生毛羽廣明曰僧揮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者唐言四
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書
二字止蘇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
精藟術草也本草黃精又眼輕身延年

空囊

鶴曰空囊詩所賦即史稱公去客
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之意

翠栢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

長凍無衣夜寒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者修可曰列仙傳相之實趙曰楚辭漸正陽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希曰梁武帝評羊欣書以評作夫人舉止羞澁

病馬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趙曰此暗使田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康其力而老棄其身亡者之所不為也命束帛贖之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

命封侯不計年忠意氣浩然可以勸者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

鶴曰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而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唐志云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獸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千里廣則如西州有礪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如畫出塞圖矣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兩語兩意別離

則昨日夫性在古人亦如
我地自怪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
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為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揚枝長在手豆
子兩已熟其有悟入。謂豆子兩回熟自本分第獨引豆是
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曾臆天長閑塞
寒歲暮飢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馬嘶思故櫪歸鳥
盡歛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荆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是功曰釋氏書手把青筠披編函甘霜之水。龍曰言揚柳者
以見贊春時猶為寺主。冬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慶陽曰
兩或作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歷兩年矣。錄曰崔玄見
晉鑿齒曰。豆子熟矣。張曰。豆子眼。黑精地。言無邪。現也。

林詩總曰東坡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
可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而用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

俯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
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

廣臨相當故名鶴曰趙清獻公自成都後召還朝宿
兩當縣廣鄰驛有詩云被詔趨都景物疎兩當半夜
宿中途注云剛經云東京西蜀
至北道里均焉故縣名兩當

寒城朝煙淡五字妙在目前。世間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

來吹汝江上宅鷓鴣號在渚日色傍阡陌兩語借問持斧翁

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狎矯矯避弓翻亦知故鄉樂未敢思

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

家忌間謀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

事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其旅人向子
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
相者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
明義惆悵頭更白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
庄云鷓鴣雖似鷓鴣黃白色敏功曰陸雲詩通波繳狂諸注云在
諸曲者也○夔弼曰件陌田間道也南北曰件東西曰陌持斧
翁指吳侍御也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
羣盜長沙郡潭州也○珠曰西都賦猿狖失木抗余較切○趙曰
淮南子馮衡蘆而翔以避弋激以比吳之失所也○夔弼曰鳳
翔府至德二載號西京寶應元年號西都金闕金馬門也○公
興吳待御昔同在鳳翔各居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珠曰
書東郊不開○夔弼曰間謀軍中反間也間去声○謀達協切
師曰上官言宰相也○珠曰王弼曰仲尼旅人也修可曰後漢何
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卦益積習然變曰吾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師曰公言往特為拾遺見吾之斥
而不能言深自責其非義也○趙曰詳末詩意是侍御還謫之

此并權實而得罪耳

發秦州

趙使云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

春之間發同谷登劔門其在同谷茅茨蓋不
盈月耳
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
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詩皆以紀行為先後無復差
舛昔韓子倉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
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
細晚年曠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
乃其少作也鶴曰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
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乾元二年
冬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

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

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

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

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豁谷無異石塞田始徵收豈復慰老夫
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帶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
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同谷在京之南時不經殘破故云樂七參輔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今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州之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曰成州有栗亭川魏置栗亭縣在唐為栗亭館希曰崖蜜乃蜂於崖石上所作之蜜成州乃產也趙曰舟並兩船也珠曰王聚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

赤谷

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境公初自華之秦州時亦有赤谷西曉詩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
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
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迴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

心常恐死道路未為高人催夢弼曰按地理志秦州隴城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有清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龍頭流水鳴幽咽見秦州肝腸斷絕按公集前有赤谷西曉詩云躋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茲蓋是登大隴歷九回坂也○九新如此詩未能賦也

鐵堂峽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徑摩穹
蒼燔石與厚地裂修織無限竹嵌空大始雪威遲哀壑底徒
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孤矢盜賊殊未

威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立之曰峽形藏堂隍謂山臺如

曰嶽空大始雪謂峽中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也之抵抵孤矢則遵用兵之時也

鹽井

鶴曰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一此當是指成州鹽井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以井歲
捐捐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
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東方謂之斤西方謂之
鹵草木白言生鹽花也修可曰許慎說文曰鹵鹽池也漢書
宣帝常困於鹽鹵中注運鹵與絲有鹽池廣十數里其地
各鹵中夏野曰捐戶骨切用力貌字從木非莊子子貢見漢
陰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捐二然用力
甚多而見功寡深曰莊子則仁義又突連二如膠漆纏索夏
獨曰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

寒峽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
可度我實衣裳車况當仲冬交沂公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
手傍水發此生免荷父未敢辭路難傷中厚得○

土音... 遺象也詩有戈與父

法鏡寺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婣娟碧
鮮淨蕭城寒籥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謂
行高山下如雨冷
氣四散為雲也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戶牖繁可數柱
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語自老意
殊曰左
太冲吳都賦其竹則擅奕婣娟玉潤碧鮮趙曰唐孟郊有三
婣娟詩謂竹婣娟月婣娟人婣娟也鄭曰城子六切又所屬
切田曰洩與泄同泄猶出也殊曰公在道中是
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峦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迴硤

角來天窄壁面削礙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者日車側俯
恐坤軸弱翹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
岳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伴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
猶趁人謂前險已盡至此及茲嘆冥冥鄭曰瘳苦冥切今作溪泰伯曰月禮雍州
其山鎮曰岳山注云吳岳也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
以為西岳袁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峯是也殊曰華山有蓮華
峯空峒山在隴右故音德

龍門鎮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
雷隘古鎮峯峦集桂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溢胡馬屯成阜防
虞此何及彼屯成阜而此防龍門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漢高北棧道注云詩即關也今謂之關道
短景急於奔程也周曰成阜乃軍路之地胡馬指
言安史之兵耳殊曰防虞此何及言已後時矣

石龕

熊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

歌上雲梯為官采羨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幹盡無以充提

攜柰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虞弼曰我音戎我後抗之為

終劉魁扶風歌止曰陸游我前猥戲我側兩句而已虞曰

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

此補用其字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未
箭以翰官也鄭曰幹古旱切亦作幹曰綠山之風所領皆
魚腸突

積草嶺公自註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白日遮隱見
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
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
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
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
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
眷食疲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相去尚百里想像如見
○慶
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
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
○謝靈運中詩序云二三諸彥
左太冲詠史詩飲何期痛腹實足不願餘
萬曰邑有佳主人當是特同公

泥功山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
泥滓泥一時版築勞人功
不畏道途未及將汨沒
同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
衰依透却墜死

老力所窮寄語北來人
後來莫忽忽慶
慶曰白馬為鐵驪言

為黑色之驪也玉篇驪馬深黑色

鳳凰臺慶
慶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
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
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
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
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
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
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
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
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
深衷正為此群盜何淹留

慶
慶曰按唐地理志武德初以同谷置西
康州貞觀初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

言欲得鳳雛而長養之喻得幼君而佐之也

洲也詩曰又王為西伯持鳳鳴于岐陽委鈔曰莊子南方有
鳥其名鷦鷯夫鷦鷯非梧相不止非竹實不食非能泉不飲
又常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無食帝
竹實長讀當如字委符曰帝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委賜曰
春秋合載圖曰黃帝坐元龜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
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注元龜石室名也漢郊
祀志黃帝為五帝十二城以侯神人應曰
鳴獸大道也鳳垂鳴獸所以表大道也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李應師文記聞李太白建維別西道難與

子美寓居同公七歌風賦之極致不在飛原之下也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
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嗚呼一歌
兮歌已哀悲風為我從天來慶陽曰橡似雨切饑實也狙千餘切橡為食橡栗者也莊子狙

公賦等一即換子也
曰被七倫切皮細起也

長鏡白木柄歌喚子美二歌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精

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

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為我色惆悵色字下得好

我惆悵而
有其色
地鏡又仕蓋切慶陽曰廣雅黃精龍術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什黃獨黃獨俗謂之士芋拔雅一類而色黃故謂之黃獨
黃精為正公嘗爨角黃精字按集中有太平寺泉眼詩云三春溫黃精一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

暗天道路長東飛鴛鴦後鴝鵒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

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趙曰公四弟曰頴曰觀曰豐曰

在幼外有占歸草堂詩云又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味曰）後漢趙孝弟禮為賊所得痔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感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際長轉不指見（夢陽曰）陶隱居本草駕鶴犬於焉以人家蒼鶴耳鶴鶴惡禽也鶴九頭詩有鶴在梁毛長傳亮鶴也（味曰）左傳余收爾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

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

兮歌四奏竹林猿為我啼清書不問按設竹林義但覺多已字更自衰傷音節曲會夢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枯樹濕是此黃蒿古城雲不開

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

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編故鄉何其魂招不來○（夢陽曰）

原故遂宋玉作招魂詩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從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蟄地

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

兮歌思遲溪壑為我迴春姿獨此歌迴春姿者領車駕瓦正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對○

晚曰狀龍潭也夢陽曰劉安招隱士云山氣龍從兮石壁城洪慶善補音龍力孔切從音總較功曰謬乃鼓曲下垂貌（夢陽曰）峻方六切大純也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飢走荒山道長安鄉相多少年

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

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俱盡

萬丈潭（夢陽曰）同公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泓澄萬丈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便合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踞
步凌垠堦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
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瀨黑知灣濼底清見
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惟怪寒木壘旌旆
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
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臣石礙造意何事炎天
過快意風雨會憂張平于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後
垠郭端崖也字或作郭亦作鵠通用鄭曰顏徒對切猶澹施
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遐則景如浮注在日月之上
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修可曰廣
協終南行楓丹枝碧壘旌立旆

發同谷縣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龍右赴劍南行

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
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回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
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感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迹去住
與願違仰慙林間翮殊曰文子曰墨子無鱗突孔子無暖席
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舟
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七歌云南有
龍兮在山秋是也虎
崖山名亦在同谷

木皮嶺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
皮嶺艱險不易論汙流被我體祈寒為之喧遠岫爭輔佐千

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仰于塞大明俯入裂厚
坤再聞虎豹闐夔踞風水昏高有發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
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
清無沙土痕憶覩昆崙圖日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
老鬼殊曰首立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
成州之境日曰蜀門即劔門也殊曰閣道即棧道也冬
青今之獲捕也大冲蜀郡賦金馬馳光而絕景碧維
而曜曦炎曰莊子曰擊而道存夢馳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
居時玄宗巡幸之以蜀郡為南京故公
感言其風物并之崑崙命玄圃而寄所思也

白沙渡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窅入雲漢天寒荒
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礪上沙

白水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放殊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壁抵欽盜洪濤越凌
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鄭曰編魯
水切欽蓋山貌上音錄下音吟

水會渡魯曰一云水回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
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詩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
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涉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
乾窮而遠遊令人瘦衰疾慙加餐

飛仙閣襄陽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
飛梁閣道又瀾元水經注云大劔戍至小劔

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豪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歌
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歇鞍在地底始
覺所歷高往來雜坐卧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
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

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踈地僻無
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
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鬪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立
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趙曰揚雄云水至清則無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馬澗浩浩自太古危途
盤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敢誰鑿浮梁裹相柱日眩隕雜花頭
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
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讀陳琳檄愈頓風此借用其字瞿塘
峽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
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群鷗迴字欲称暝色帶遠客羈栖負幽
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孺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
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唐子西語錄云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為

勝到... 靈運... 非玄暉也... 與何長翁等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詩家

桔柏渡 鄭曰若居骨切

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竿濕煙漠七江水風蕭七連竿動

嫋娜征衣颯飄飄急流鵝鷓散絕岸鼉鼉驕西轅自茲吳東

逝余可要高通荆門路開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

寥無以洗心曾前登但山淑 鄭曰竿側拍切珠曰連竹索而為梁謂之竿鵝曰成都之竿鵝

是也魯曰鵝鵝前舟船也鼉鼉前橋梁也

劔門 名大山也自蜀出漢中道留此故以門名

惟夫有設險劔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壁

雄倚刻壘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

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

終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

罪真宰意欲鏃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數地險而思負固者也

嚴文有所劔關天下壯閩一作門鵝曰劔門背有閩道張

壁立萬仞殊曰劔山生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曰劔門山

自然之勢也詩其崇如精張協文武館賦云崇嶺四原

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於中原

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玉謂無異而飛無匪而行非謂

所携持若飛去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

曰蜀舊為西秦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雞犬之聲不聞乎中

古傳朴之道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璣孟
知祥之徒皆乘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雖楚產如韻書
云平
鐵也

鹿頭山慶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
山高崇文擒劉闢處又有鹿頭關

鹿頭何亭上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
京華劔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
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碑
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
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
公鎮踰歲月殊曰自秦入蜀山嶺重復及下鹿頭關東望成
都千里豁然也慶弼曰公歷陟險阻至此豁然
是見故云失雙闕也慶弼曰揚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
人也

成都府
人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為首肯也豪俠窳見郭璞云
其俠窳而變其字耳慶弼曰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
特為劔南節度使陸
凱傳宰相國之柱石

成都府

駉駉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有何深意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

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

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信美無與適

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憤然悲感天性初月

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語次寫景注者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

傷殊曰謂明歸去來辭景翳也以將入趙曰桑榆晚日也鄭

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
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

散愁二首

又客宜旋旆與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五字偏盡蓋是

江雨又是夜聞多字所以入妙句著意封百萬轉深入寰區望匿他司徒下燕趙

收取舊山河并曰深入用孔明表申語司徒謂李光弼也時

帥八月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使收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亦關丹

心破露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并曰并州太原

帥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

李光弼王恩禮軍獨完尋破思明別將萬餘衆暨光弼徙河

陽思禮代為河東節度治大原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并曰劉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

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

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宋玉九辨草木搖落兮變衰

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察穴也

杜工部詩補遺

喜薛璩畢曜遷官東坡別集詩評云別來頭併白相對眼終青

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

青眼為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黑頭江山萬里

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鐔開此坡谷所為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黃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凡

知教明府有壁長帝俯長流秋然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
其餘一字爰用若此類者甚多不可具述復齊後錄云唐六
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
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
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露奉引佳氣拂
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著奏數行書嫩性從來水竹
居奉引監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
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進人
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誠齋詩話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為虛子美云弟子貧
原憲諸生老伏屨老字善用趙克國請行上老之
誠齋詩話老杜劍門詩云吾將罪真宰意欲到壘障與太白
捷碎黃鶴樓劉却若山奸語亦何異然劍門詩意在削平僭
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雄雄壯之語
但竟一味愈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為主

新刊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卷之六

六月廿日早起讀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酬高使君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使君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年成

都府作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

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慶弼曰涅槃經

開演說如是大經又法華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

深曰漢揚雄作太玄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

傳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

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

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湛

之高適寄杜公云魏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甚

論高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

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

難柱則云柱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詩

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
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駸馬望君非一度
雲秋鴈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
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云維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
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裏關心詩忽察
者如鍾磬在簾扣之則應性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爨過門聽法
還應難尋經刺欲翻章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謂佛寺也

注詳見前支道與許詢同講
維摩聖互設難焉翻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
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起十字盡興故
接得在弱有晴

不得不爾后人堆實軟之皆未喻

卜居

鮑曰公到成都之曰劔南節度使裴冕為公卜
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屈原有小
居一篇公
荷以為題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

澄江鋪客愁無數蜻蜒齊上下一雙鷓鴣對沉淖盤濁鷺浴
底心性伯

仲之開見伊呂故王宅裏崔九堂前巴峽穿巫峽襄陽向落
陽九江日落一柱觀頭遂有馮夷始知嘉女無數一雙三寸
兩箇一行自去自來相親相近生憎不分自今以後此等皆
肆筆縱橫有疎野氣大家數不可無俗眼之所遺更以此為笑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鶴曰寰宇記浣花溪在
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

縣主人指裴冕也沫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橋
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
因是得名乘興謂欲劔王子猷月夜泛舟戴安道也山陰
王子猷所居之地詩林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声

律法其對偶精到謂之骨含
蘇李林老杜卜居一篇是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章堂贊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
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造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楹林礙日吟風葉公自

木各不材可充薪而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

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嬾墮無心作解嘲慶弼曰

玉壘以東多楹本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然餘嘗歷攷韻

書無楹字詢之蜀人相傳以為宜切后見王荆公集中有

薛秀才楹木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楹小園封植佇華滋地偏

津洗板雕伐歲晚聊同度信移則知立宜切為是也又蜀有

以玄尚白而維解之號曰解朝左大

遊修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

繫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慶弼曰更信安

四靜慧窟三明孟浩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必如此

氣象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
車馬駐江干此與后文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

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蘇曰詩實之河之干方

于遠樹浮龜鶴食也君笑胡元任曰李濟翁實歎集
謂園庭中藥欄也即藥也即欄猶言圍接也乃引漢宣帝詔
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民誤以藥為藥遂穿鑿為說以解子
美詩中云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復齊
護錄又從而信之皆過矣愚謂子
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裊

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怕飢稚子色凄凉欲填溝壑

唯踈放極無可柰自笑狂夫老更狂蘇曰蜀有萬里橋注見

杜少陵詩名百花潭上今公言潭水之清可比之滄浪
而見則狂可知矣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踈快頗宜人有客過

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為情親師曰公嘗有肺

時久也慶弼曰謝靈運
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

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

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全首如此一字一淚矣。馬得使

此詩使人意傷又○孫季昭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注
因老宗黍我憔悴○云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官城以江山明
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字乎錦官蓋官之類其說
亦是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錦官字乎錦官蓋官之類其說
為詩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錦官字乎錦官蓋官之類其說
見成都為錦官成故取以名之况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
里其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為正○蘇曰前古栢乃武侯
手植也荆公語錄映皆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止
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
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
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鵲空樹響龍自春色隔葉黃鸝
云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此更信白雲岩際出清月波中
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鵲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
懸勝更信云末韻三入初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
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光一
纓一戎衣亦勝更矣宋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
龍也將軍宜在駕顧之先主遂請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
主及其子禪后主也夢弼曰更亮表願繁省圖出總六軍宋
曰本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擊武功五丈原
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石筍行

田曰按石筍在成都西門外二林雙薄一筍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九尺五寸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

鮮食盡波濤痕雨多往也得瑟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

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

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筍擅虛名

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率然

補拾成篇小臣媚至尊第言其石狀象○鶴曰成都府舊為

蔽不足指某事其事之牽合譬喻也益州田曰杜光庭

石筍記云舊傳石筍之名有六曰石筍曰蜀紀闕曰沉犀石
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筍
二三天每夏月大雨往七陌作土穴泓水湛然凡三五日忍
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彥輔曰成都記石筍及林亭池石

地... 蜀... 必... 有... 小... 珠... 或... 青... 黃... 如... 栗... 者... 亦... 有... 細... 孔... 可... 以...
寺... 門... 樓... 石... 笋... 其... 珠... 樓... 基... 也... 音... 有... 胡... 人... 於... 此... 立... 寺... 為... 大... 秦...
基... 托... 每... 有... 大... 兩... 其... 前... 後... 人... 多... 得... 真... 珠... 瑟... 也... 金... 翠... 異... 物... 等... 香... 舒...
日... 後... 傳... 雅... 瑟... 也... 碧... 珠... 也... 社... 陽... 維... 編... 有... 瑟... 瑟... 慕... 其... 色... 輕... 明... 等... 香... 舒...
無... 與... 為... 此... 珠... 曰... 蜀... 王... 本... 紀... 云... 武... 都... 文... 夫... 化... 為... 女... 子... 蜀... 王... 納... 以...
為... 妃... 無... 幾... 物... 故... 葬... 於... 成... 都... 郭... 中... 以... 石... 作... 鏡... 故... 表... 其... 墓... 又... 華...
陽... 國... 志... 云... 妃... 死... 王... 遣... 五... 丁... 之... 武... 都... 蔣... 士... 作... 冢... 立... 其... 石... 因... 名... 石...
箕... 希... 曰... 寰... 宇... 記... 望... 帝... 禪... 位... 于... 相... 號... 開... 明... 帝... 開... 明... 下... 五... 葉... 後... 蘇...
王... 始... 立... 宗... 廟... 時... 天... 生... 五... 丁... 力... 士... 能... 徒... 山... 每... 一... 王... 死... 輒... 為... 立... 人...
石... 長... 三... 丈... 重... 十... 鈞... 為... 墓... 誌... 趙... 曰... 小... 臣... 婚... 至... 尊... 義...
李... 輔... 國... 也... 時... 輔... 國... 離... 間... 二... 官... 禮... 推... 之... 跡... 甚... 彰... 也...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已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

驚語太丁寧即是詩意

李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

吹折數枝花蔡寬夫詩話云王元之在商州

春風相欺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街泥點污琴書內更接

飛蟲打着人其閨情院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

生前有限杯總如此則樂天矣

緘却春朝罷香煙蕩滿袖生憎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

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

春風野外昏善自遣如此

慘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菊根稚子無人見沙上

亮雛傍母眠平常景多少幽意為小儒牽強解事讀之可惜

舍西桑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也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

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嬌也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

挽斷最長條野人漫興深入清畫豈復有能注者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成都嘗知新津故有題北橋

詩樓

望柳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此指

池水觀為政厨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

郊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此神交

開合展轉盡是無可衰疾江邊卧親朋日暮迴白鷗无水宿亦

何事有餘哀慶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

衡作西東京賦徐曰晉嵇康與阮籍山濤為神交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州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

一曰望鄉臺

杜鵑行（夢陽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精
死其尸所口而上至文山山下復生見望帝因以
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壘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
流有大功望帝因其位禪去望帝死其魂化為鳥
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鵑曰）寰宇記望帝以德不如
令因禪位于鵑令鵑開明遂自亡去化為
杜鵑鳥故蜀人謂杜鵑鵑曰是我望帝也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
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窳
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
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翻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
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意當殿群臣趨（夢陽）
志杜鵑生子（之他粟百鳥為飼之）蔡寬夫詩話云鵑
行路難云（慈思）而至跨馬出此門（蔡寬夫）四顧望但見松

息有毛燕悴似人髮飛走捕間逐虫豈億姓日天子
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
評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
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州砂（呂氏童蒙訓曰）
詩第五字要響如返昭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
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
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
字當活則字自響（宋曰）普葛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
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
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趙曰）周襄風土記云
長江去冥上細雨來（萬里眼）

同得
容易
茅茨踈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
宋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政成都府置若視二京號為南
京希曰成都府有犀浦縣蓋李冰率以石犀壓水怪犀浦之
名或本此宋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厲山顛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嬾衣裳
擗柳枝枝弱枇杷樹上香鸚鵡西日照曬翅滿魚梁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上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
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
語意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全首高曠真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
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紫小楫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虞翻曰朱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開常以武筆點簇鞍馬或齡或飲或驚或止頭或以尾曲盡其妙宛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筆掃驂駒
欵見麒麟出東壁一匹斲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
當字好在

當字以為丁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容齋隨筆

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
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
人間又是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
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坐鷗直訝松杉
冷兼

疑美行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狗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時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夢弼曰：畫斷云：上宰家于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

跡，名語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

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他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

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淞。山木盡亞洪濤風，好句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論萬里馬。得并州快翦刀，翦取

吳松半江水。宋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兗州記曰：瓜步山東五

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

此岸，側其勢如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夢符曰：南史齊武帝孫賁字文良，讀書善畫，於南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

畫萬里為遠，矜慎不傳，自誤而已。題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

也。陳西清詩話云：蕭文貞能書善畫，於南上圖山水，咫尺

之內，便畫萬里為遠，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

咫尺應須論萬里，乍讀以亦用事如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

官用介胄之士不拜，歸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

女子乎，皆用其事而隱其語。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夢弼曰：名畫記：韋偃作老松，異

知松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岳落氣槩絕筆長風起，纖末

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

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冥思玄構畫者不及此松根胡僧憇寂

寞，龍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章

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

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此極此結○慶湖曰名書記事
中畫松石於左省懸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極名當代
可曰榜嚴經名無注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洙曰金
剛經備袒右有右膝着地鶴曰梓州益亭縣出嶺甚良時人
謂之鵝溪綸即東綸也誠齋詩話云嶽驛圖畫鵝鳴行茶極
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雲雷雨重又指揮
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艷嶺雙蓬鬢天入滄
浪一釣舟此杜
子美詩舩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鶴曰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西按

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二府州之事歲次則更次入詩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東郭滄

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文章其短首興滔上洙曰

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士人謂之合水西山上
有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趙曰差病於也

野望因過常少仙鶴曰少府當是常儼君公后有寄

晚年却出仕耶

野橋齊度馬可畫他人必為不必畫者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

口來入村樵徑引葦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陳

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蜀灌口昔秦守李冰疏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丈人山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觀五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落七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

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

時冰雪容

出郭

霜露晚淒，高天遂望低。遠煙盟井上，斜景雪峯西。故國猶
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位之曰）蜀有鹽
井，遠煙，謂煮鹽
也。《殊曰》雪峯，即西山也。
上有積雪，聖莫不消。

泛溪（鶴曰）即
浣花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
荒僻，秋色有餘淒。練峯上雪織，雲表覓童戲。左右岸
弋畢，提攜翻倒荷。菱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
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霽冥姿，異舍雞亦棋。蕭條
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
東城多鼓鼙。（馬曰）練，白貌。《通曰》江，卷麗色。賦，練而
練。《詩》曰：練練。《中月》皆水白之義也。《先子曰》

多鳥。《於上》謂。《畢》多。《亂於下》蓋。《網》皆以。《取魚畢》弋。《取
取鳥也。《希曰》更。《思》明。《是年入》
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

贈蜀僧閔丘師兄（公自注）大常
傳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上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惟昔武

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鵠雲屯。當時上紫殿，不

獨卿相尊。（此語最
得大意）世傳閔丘筆，峻極逾崑崙。藏丹霄暮龍

去，白水渾青瑩。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瓊

璫。晚者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

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恩疎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

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祗樹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

丘樊天涯歇滯雨，瘦稻卧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數。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漢漢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夢弼曰：銅梁山各縣此言間丘鍾銅梁之秀氣而吐也。）（珠曰：揚子云：長揚時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知以風班孟堅兩都賦琳珉青瑩田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間丘均擬之。聖寺磨崖碑嚴政壽寺今爲天寧羅漢禪院。）（鳩曰：公之祖杜審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暗舞謝曰：令賦歡喜詩數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時與均同朝也。后山詩話云：曾自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度信，但過之耳。若漢胡元任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夢弼曰：摩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珠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夢弼曰：華嚴經善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新話、陶淵明詩、采芣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米菊之祭無意於山而景真、會北湖、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開雅不城淵明而語句。

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田曰：圓竟經譬如清淨摩尼珠，映於五色，隨方可現。宣室志云：馮翊巖生家，漢南胡山得一珠如彈丸，色如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冷然洞突。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

船隨返照來。（洗）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意傍琴臺。（此寺人意）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注：得○潭即無異）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注：得○潭即百花園也。）（珠曰：劔閣，劔門棧道也。鄭曰：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貫酒處。○（夢弼曰：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鶴曰：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故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待成，都陞爲南京。故公自注：得於城闕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只當巴

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并峴山前計其西即

也龍之南首故曰龍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慶弼曰荆蠻楚

非宣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青錢買野竹謂卜築白憤岸

江臯愛酒哥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彘到蓬蒿曰

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

詩多以縣令為明府此詩云明府者其王明府故王從公遊

公亦有詩與之○慶弼曰薛滿謂任滿辭去也謝靈運詩薛

潘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趙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深曰

劉瓛舉懷大言意氣自若○慶弼曰普山簡鎮襄陽于時四

方國亂簡優遊卒歲唯酒是耽每出遊多之習氏他上置酒

報薛名之曰高陽池○深曰何遜入歲能賦詩為名流牙

白梁為水部員外郎孫曰樂悉協切履薦也○深曰張仲詩

所居葦蒿沒人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

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淺溪少

然寓此有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看幾過後見

至足之味倍竟有疎有濃有淡當由實整故見范元突詩賦云工部有

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次受和風輕

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充愛整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

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

莫受三毛侵雖不及前

句警策要自穩愜尔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自胡胡
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鶴曰高適時為蜀州刺史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驛驄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
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寄揚五桂州譚

公自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仕鮑曰集後有廣州段功曹到寄揚五長史詩

特揚長史必自往而徒廣州也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雲片一冬深聞此寬
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虞弼曰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

大也又山海經云桂林有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
南無雲獨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故所以宜人也
中容一馬謂之嚴關刑至闕輒止大感則度關至桂州城
下不復南矣北城傳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虞弼曰大
度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里宋曰晉孫楚字子荆嘗為興騎
將軍石苞參軍虞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多喜甚而
也虞弼曰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胡胡
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看有無減去有用無無人覺來往荆荆

好有得踈懶意何長宋曰成都碧雞坊按漢郊祀志宣帝特

於是遣王褒持節而來之虞弼曰按袁字詵市橋在州之西
趙曰荆公本作竟來往甚善余嘗讀徐姚婦題并蕉示

曰文亦已非疎夢帶真大數唯當然枕知
作疏又作執誤矣荆公語錄老杜云無人
大好快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
字即小見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得此時對雪遙相憶

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亦先

香江邊一樹垂上發朝夕催人自白頭慶弼曰何遜嘗為廣

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街霜當路發映雪疑寒

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西長門泣夜灑臨印孟應知

蕭八明府寔處覓桃栽疑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

江陰未滿園慶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滿縣種桃

邑所治之

憑何十一少府邑覓橙木數百栽鶴曰何邑為利州

鄉人後有贈別何邑詩可考也

草堂墜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年大公自

三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陰子美自是遭楊子林之此又

也○嚴有翼苑雖黃云東坡次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

誰能盡橙木三年已足燒又送戴象赴玉局觀詩等

宜切及按介甫絕句以橙字為韻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

為是也老杜有覓橙木栽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

葉籠竹和煙滴露稍注橙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

憑章少府班覓松樹子哉鶴曰後有浩江之舟送章

落上出群非樺柳青七不朽豈揚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

霜根數寸哉陽維祖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又於章處乞大邑窳窳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窳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益勝霜雪急送

茅齋也可憐

早起上元二生成都作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墮開林出遠山一丘藏

曲折緩步有躡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龜曰漢書班固

下不易其樂於一丘夫

琴臺蜀郡日後十遺志成都府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

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伐蜀下營於此振得

大聖二十餘口蓋所以警衆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長卿懷

見野花留寶鬢憂章見羅裙歸鳳求皇意夢七不復聞深曰

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情傷病事武帝為郎後病免家居茂

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相如及臨邛

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

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

弟假資猶足以為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

可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

四海求其室時未通遇無所將何悟今日升斯堂有龍女
在此秀室爾從遐怒我賜可緣交頤為當焉又歌曰皇
方從我接得托字毛求為妃交情通林心相怡中夜
相從如者誰雙羽俱起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愁

漫成二首

野日荒以白春流泯以清而語皆傷心而荒也老警也者蒲

隨地有村逕逐門成無緊要語而盡曲橫人只作披衣慣却

暗用莊子破衣注又不曉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日浪古

人下連綿字不虛發於若杜野日荒也白江流泯也清退之

云月吐意同也皆造入妙東日南皆以看中醜酒王直方

詩語老杜云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

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僧惜之句然不為人所亦有

江舉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偶然語

之讀書難字過真率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公自住東

耳讀書難字過有味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山隱者知

餘便是真深日楚詞朝馳于馬方江舉師日舉綾也江

客至公自注喜崔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也來又是花徑不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

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公自

歸詩云老罷休無賴婦來省醉眠即解斯歡也
稠花亂蕊裏江濱行步歎老實怕春語詩酒尚堪驅使在

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

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

佳人舞綉筵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今人愛惜情事問口亦難

大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挑花一簇開無主可愛

深紅愛淺紅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舞自在

嬌鶯恰上啼騷款情○政是子美借四○魯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

夫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詠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日落嫩蕊

商量細開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鸚鵡鵝鶻莫漫喜吾與

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

即買繫籬傍此八九絕皆放蕩自然足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有善評

此為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造次
露之所歸并苦齊結實兩句詞真有意者氣象
野徑雲俱
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遣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
釀黍細雨更移橙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漸喜交游絕幽

居不用名

簷影微落津流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雲掩初

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故翁以也字作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續畫

芳餅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春主爭浴故相

喧日漢溝血志來春桃華水威顏師古注日月花水下時也

始雨水挑始華蓋挑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水泮衆流恨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閑言閑

繁不寂春將晚欣物自私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

矣最是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

相業社子美云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

語則識者性也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息倦

徐步

意俱遲則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曛芹泥隨燕甯花藥上蜂鬚把酒從
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已忘實有醉如愚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公意近此汀煙輕舟日竹日淨暉

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石鏡

深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
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隣香骨提携近玉顏衆妃無

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由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

終同卧竹根

巢燕養雞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

堂前東逝波

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為勤甚遠○趙曰
黃衫想唐人賞遊之服也○唐高祖武德間

戲作花卿歌

夔蜀曰花卿名敬定劔南節度崔光遠
之未將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

節度李真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
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
歌蓋痛惜之也○鶴曰按史上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

唯多身始輕綿州副史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觸體

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崔言鄙語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

我鄉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史曹景宗

謂所觀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

作碎磬聲故箭如錢鳴叫平澤中逐麋數助射之渴飲其血

死不知老之將至鶴曰按舊史或川節度治梓州管縣劔榮

遷等州此云蘇州副使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絲州也洙曰着

拓黃言其僭乘輿服色也慶弼曰李侯謂與也子璋反吳敗

走及花卿誅子璋與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重平聲

山谷云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揚明叔

為餘言花卿家在丹徒之東館鎮至

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為忠應公

高栢黃曰相那含切木名俗作南

栢樹色冥上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園按葉製茅亭落景陰

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且此片特醒洙曰蜀志先主

栢如小車蓋

栢上如小車蓋

獨遠虛齋經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剪還多拘杞固

吾有雞棲柰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謾婆娑爾曰惡木不蔽

其生但剪去木枝似妨雞栖耳

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

前賢畏後生

揚王盧駱當時躰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

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
過都見爾曹

大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莖上未掣
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在宋宜方駕恐與
齊梁絕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
多師是汝師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激發託於更信與後來作
者如揚王盧駱亦豈易及哉爾曹輕薄不見稱
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以為縱使不及漢魏風騷
畢竟皆異材也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所以
極形容前輩之未易眩也註謂盧王為爾曹是全失先後語
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莖極

其不及則斷斷不及矣然不放他人出已上別更自謂
三百篇相近小知愈合師前人也○洙曰周書吏信字予山
有咸才文章綺麗為世人所尚謂之吏林作哀江南賦尤見
稱焉唐武后初揚州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
呼為揚王盧駱號為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過都過古亦
切原宋岳原宋王也齊梁詩林格
輕麗議者以文之失始齊梁也

○增杜工部詩補遺

哭長孫侍御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
詩中賦頌作雅頌舊乘驄作憂乘驄肖瑟作肖

玉華宮容濟隨華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詩不絕口
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曰先生

大圭詩其故此曰此章過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
所賦何以賦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

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孤城揮手
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寫中流望赤壁石脚狹水

昏七煙霧嶺歷七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
無情老淚為一灑高工起鳴鼓輕撥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

上二不詩二卷

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

固似之矣讀之理諭也

北征陳師如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類如點添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

集千家註批點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